

冬至(外一首)

陈秀珍

夏至,冬至都宣誓着自己的主权
从这一天起代表着阴阳重生
古老的定律和禅意无缝衔接着
北风吹得更加凶猛
我感觉到大地在颤栗
河水拼命地挤在一起
此时,来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多好

树上的叶子仅在一夜之间
撤销了对世俗的干预
诗情葱茏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独自站在山顶目送迟暮的天空
落霞的光呼唤着深冬的虔诚
北风抹平了那些枯草疯长的山路
傍晚,第一缕炊烟升在了留白的记忆中

这是一年中中最漫长的一夜
我要在黑夜来临之前加旺炉火
让枯萎的诗词找到通幽的路径
万顷良田孕育过风干的种子
傍晚鸟鸣更欢,意犹未尽地唱着归巢的歌谣
冬日的炊烟应该属于土坯的锅台
落日的黄昏属于那些忙碌且快乐的人

春天的脚步声会在某个清晨悄然来临
柳枝、连翘、迎春花、蜡梅……
如神秘的序曲默默地打着芽苞
天鹅漂亮的羽毛拒绝不了天空
鸿雁与北风谈起了恋爱
长夜的外衣披在了时光的轨道上
女王大厦、马丁广场圣诞树上挂满了繁星

那些维修大海的人
把一座冰做的城建在了北方的夜空
我站在深冬的大地上
感觉一股阳刚之气穿透我的体魄
我始终执着于一个隐形而坚定的力量
泥土里,我的诗歌开出一朵漂亮的小花

阳光的影子每缩短一寸
我们之间的温度就升高一度
指尖划过的岁月都抵达过灵魂深处
晨曦温暖的釉光满载着冬季的柔软和斑驳
安享尘世之外的参悟和静谧

大雪

冬月里寒冷将日子缩了再缩
圣人的家乡没有看到雪花飘飞的景象
如约而至迎来了隆重而肃杀的冷寂
和一场迷茫而弥漫的大雾
我走进浓雾中大声地呼喊着你的名字
在这场看不清方向所谓的爱里
没有一片欣喜的雪花飞来
信笺上,冻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月满盈亏时盼来了一场空欢喜

万物走进这场大雾里犹如醉后的美梦
旷野不需要张灯结彩,不需要烂漫喧嚣
更不需要温暖的怀抱和炽热的情话
只需要清冷孤傲的西风野蛮狂妄地吹
山巅、泥土、枯草、残荷、落叶上
都静静地开出白色的小花
冰以花的姿态开出苍凉的美感
也只有在这个冷静缄默的时节里
冰花才能绽放出风骨

宣纸上翩跹地飞满千万朵醉雪
大地干裂的伤口正需要千万枚雪花来缝补
我记得那一年,大雪整整下了三天三夜
在那银色的世界里,漫天飞舞的雪花
让其卸下了所有羁绊、不快和旧日的衣衫
洗涤携带满身的污浊和锈迹斑斑的灵魂
忘却那些爱的彷徨不可终日的岁月

红枫用尽全身力气燃烧天际
古城的红墙、碧瓦退成了盛唐的色彩
大雪用干净的语句勾勒出白色的围栏
一垄垄麦田在深深浅浅的酒杯里返青
高山是大地挺起的乳房
日夜奔流的江河湖泊将万物喂养

在那个陌生而繁华的城市里
要说好多种语言才能将一首诗诵读完
一曲激昂的《广陵散》演绎出戈矛杀伐的气焰
红玫瑰诠释着爱情在白雪中颤抖地绽放
白色的蝴蝶飞向辽阔蔚蓝的海洋
生命里那么多美好的部分
总会有那么一条刻骨铭心

朴实的锦绣

李木生

萝卜花?萝卜花!活了七十多年,从来也没想过吃来吃去的青萝卜竟能开出花来,还如此的好。

那天,夫人捧过一支萝卜花,简直将我吓了一跳,好似将一块石头砸进水里,立刻溅起老高的喜悦。

喜欢!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多么小的花,却饱满着精神,在一个青萝卜的舞台上,跳着紫色的芭蕾舞。

胖胖的一个青萝卜,斜卧在盛着清水的搪瓷小盆里,从头部向上挺出一根青绿粗壮的杆,渐高渐细地错落了五六蓬青绿的叶后,便在四十公分高的细细的顶上,相对开出了两朵新紫的花来。太小,乍看以为每朵只有两个花瓣;细瞧才知是四个花瓣,只是两两重叠着。好像有着皱褶,其实不是,是从紫渐变到白时的颜色层次感。有一刹那,莫名地虚幻,感觉它们就

是两张刚刚打开的降落伞,有梦拽着,正在遥远的时空里飘摇。毕竟是真的,就在眼前,我倒相信是天使悄然降临。花,小到让人怜惜。它们自己却又似自在得不行,不觉得自己的小,反而津津有味着某种俏皮。这种俏皮,是有二三十个大小不一的蕾苞作后盾的,它们都拥护在两朵花周围,秩序井然地等待着次第开放。往下,更有五层越发纤巧的花蕾,聚集在叶的腋窝处,隐含着强大的后劲。花蕾与半卷的叶还有底粗尖细的杆,一律现着与萝卜一体的青绿,而这通体的青绿又与花的紫,对比成一种清透与簇新。

躺在清水中的萝卜,浑圆天成着憨朴与家常;杆顶的小花,却藏着透灵与一丝幽默;憨朴与透灵,家常与幽默,强烈地对比间,竟有一种天然的趣味,抚慰心灵。更有一种幽幽的香,若有若无,让我与它有了某种前生就已约定

的亲缘。

关于花,夫人好似会变戏法,就连平时几乎与花似乎没有任何关系的蔬菜,在她手上,都会开出别样的花来。比如切下扔掉的白菜疙瘩,她会捡起来,放在一个盛了清水的盘子里,不几天就会有花开开,黄黄的,亮亮的,还散着别样的香味。

白菜花,萝卜花,人们往往不将其放在百花之中。特别在春花绽放的季节,争奇斗艳的众芳丛中,当然也不会有萝卜花白菜花的位置。它们当然是我们最日常的蔬菜,只是谁会想到它们生命的深处,也蕴藏着如此的锦绣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人,活了七十多年也不知其蕴藏的锦绣,它们也不怨不怨,平常安静地与人相伴日月。只要人一念想起它们,随便什么器皿,随意放上点清水,它们就会倾心相待,开放出自己所有的锦绣。就说这盆萝卜花吧,才几天的工夫呀,竟



是紫花如云满枝头了。

我得将青萝卜开花的消息告诉我的小妹。小妹文化不高,又讷于言,可她的泪却多,又多为亲人们流。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口拙的小妹,生命的深处是蕴藏着好多锦绣的。

冬雨

王淼

虽然凛冽,却不像萧瑟的秋雨那般惹人愁绪,否则动物们也无法在地底下安然地睡去。

你一定曾被敲窗的雨珠惊醒过,那凝结的雨珠啊,多情的访客,它请你观赏窗格上它的不朽名作,忌妒着窗内残余的暖气,冬雨在窗外急得都哭了,玻璃上爬满了它的泪痕,不知情的猫头鹰却在枯树枝上喷着嘴隐

隐窃笑!

壁上啾啾的挂钟,懒懒地长敲着,似在向谁吐着满腔怨气,檐下的乌鸦贫血的枯眼在廊外窥视着……

我关上暖气,打开门走进一片斜织的冷雨中,在这触目凄凉的夜里,即使不写诗也会有满怀的诗意。

在这不抽烟也会有烟的日子,仿佛是个有桎梏的囚徒,整天窝在暖气里,人的豪气早已变成火炉里的灰烬!虽然冬雨如绳,羁绊着我跋涉的脚步,但我总爱迎着冷雨,挺起胸膛,顽强地走过一段路,那代表我在挫折中还能前进,遇打击时还能坚强,冬雨赐给我向人生挑战的勇气!



好大一棵树

张德华 摄影

暖阳一直在

邹城市第五中学八年级 11 班 刘欣睿

青春的我们总是冒冒失失,有时,会做出一些错误的事。我也不例外,有时候做事不动脑,不想后果,总要等到明白之后才后悔。

刚刚过去的那一段时光,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的英语成绩总是提不上去,100分的试卷只能考七八十分,昔日热爱英语的我好像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次英语小测分数出来后,我的状态就

很不好,虽然后来几天在吃饭时,也总想着上一节英语课上出现的问题;睡觉前也依然想着上课的单词和语法。尽管每天依旧努力地学着,成绩却没有丝毫提高,就像是蒙着眼睛走路,没有方法辨明方向,只能在原地徘徊,不知道自己往何处去。

于是,我把自己封闭起来,每天梳理知识点,各种刷题。身边的人都劝我要张弛有度,但我依然我行我素,依旧封闭着自己,认为自己就是努力不够。

直到周日这天上午,母亲过来说:“走!你每个周末都把自己关在家里,也该出去走走了。”硬生生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我只好心不

甘情不愿地跟在她身后。“咱俩去菜园,顺便去帮你姥爷挖点菠菜。”母亲自己叨叨了半天,我胡乱应着,脑海里还想着英语课本上的那些知识点。

天空万里无云,一大片一大片的蓝,像大海一样,望不到尽头。菜园有很大一片,附近的乡亲几乎都在此处种菜。抬头是一望无际的蓝天,低头是松展的田地,很宽阔,也很安静,这不就是我梦里一直向往的朴实无华的生活吗?菜园的一边,是绿油油的麦地,另一边村民的平房,整齐地静默着。

我好像突然捕捉到了生活的美好,明白了母亲带我出来的意义。我把自己看得太严了,以

至于压得喘不过气来,即使我拼命想努力做好,但这个方式却好像于事无补,即使看起来我是在努力,实则我还是沉溺在无尽的自责和愧疚中无力自拔。

一阵冬日的寒风吹过来,我却一点没感觉到冷,走进腊月了,崭新的一年马上就会来到,明媚的春天还会远吗?

深深呼吸了一口郊野的新鲜空气,冷冽而又清爽,感觉五脏六腑都充满了力量,即使太阳一时被乌云遮盖,在地上制造一片阴影,我也不再害怕。因为我相信,煦暖的阳光从未远离,其实它一直都在。

(指导老师 司甲勇)

